

麥加之謎

《古蘭經地理》第六章摘要

--- 古蘭經地理概覽

原作者: Dan Gibson.

出版社: Independent Scholar's Press, 2011

Jeremy Smyth

The Mecca Question

by Jeremy Smyth

Copyright © Jeremy Smyth, 2011

本小冊子受版權法保護，讀者可自由複印或分發本小冊子部分或全部內容，但必須註明作者為 **Jeremy Smyth**，並須保留原文意思。本冊子已被上載互聯網，供讀者參照。

本概要亦獲《古蘭經地理》原作者 **Dan Gibson** 確認為準確的摘要。

ISBN: 9780986714443

本冊子之目的為作免費發佈，好讓眾讀者能理解《古蘭經地理》書中的重要論點。讀者如欲購買這書，可於 www.indipress.ca 網站聯絡 **Scholars Press**。

前言

本冊子概括了 Dan Gibson 學術著作《古蘭經地理》(*Qur'anic Geography*)一書的重點。原著長 470 頁，有超過 170 圖示、年表、附錄及書目，硬皮版本於 Independent Scholars Press 發售 (<http://www.indipress.ca>)。這本書分析了古蘭經中與地理有關的內容，當中的研究覆蓋阿德人(People of 'Ad)、賽莫德人(People of Thamud)、米甸(Midian)、麥地那(Medina)和前伊斯蘭時代的阿拉伯世界。本摘要未能盡錄書中所有內容，因它主要目的為概述分析伊斯蘭聖城問題的最後一章。在這章裡，作者指出伊斯蘭真正的聖城並不是麥加，而是位於約旦的佩特拉(Petra)；麥加只是由阿巴斯王朝(Abbasid)的統治者，於穆罕默德死後數百年才被命為新的聖城。可想而知，Gibson 的言論不容易被廣泛接受，但他的研究全是建基於考古學、歷代文獻及歷史的證據上。許多讀者或不會接觸到《古蘭經地理》裡的學術研究，但作者希望本冊子能將書中的重點介紹給您，讓您更清楚認識今天學術界和伊斯蘭學者所面對的疑難。

《古蘭經地理》作者 Dan Gibson 是來自加拿大的歷史學者，他畢生研究阿拉伯半島的歷史，曾著作十多本書，包括《The Nabataeans》、《Builders of Petra》，及許多論文和文章。讀者可透過 www.searchformecca.com 的論壇上聯絡他。

他的網頁 <http://nabataea.net> 對阿拉伯半島早期發展的研究，不論是規模或學術深度均備受國際矚目。他曾居住阿拉伯半島數十年，現與家人定居加拿大，並繼續他的研究及寫作。

第一章

每天五次，全球超過十億穆斯林，背誦先知穆罕默德賜予的禱文向真主祈禱。

每天五次，他們俯伏面向遙遠麥加的一塊黑石，宣告他們一生效忠穆斯林。

每天五次，他們全體於世界各地同心跪拜，以表他們的團結和順服。

他們的信仰一致：穆罕默德是他們的先知，古蘭經是他們的聖典，卡巴天房是他們最神聖的地方。

一千四百多年來，穆斯林無從間斷面向麥加禱告，卻從沒有人質疑這個教規.....直到現在。您正在閱讀的是一項 2011 年出版，主力剖析古蘭經地理的學術研究的摘要。這項研究指出佩特拉(Petra)，一個位於約旦南部、麥加以北一千公里以上的古城，才是原來的伊斯蘭聖城。

不少人都驚訝「麥加」的名字在古蘭經中只出現一次 (Sura 48)。穆斯林學者只是傳統地引用 Sura 3:96 一個名為「頒克」、「拜嘉」或「板克」的山谷 (Bekka，或作「充滿哭泣的山谷」) 為麥加城。古蘭經所指的聖地和卡巴天房等名稱，都被歷代穆斯林信徒假設為現代的麥加。然而，古蘭經從沒有告訴我們卡巴天房就是麥加。本簡介將總結 Gibson 如何以考古學證據及早期伊斯蘭文獻證實回教真正的聖城是佩特拉，而不是麥加。

穆斯林學者普遍認為沒理由懷疑聖城的位置，但近年來一些歷史學家開始提出質疑。Dr. Patricia Crone 在她的書《麥加貿易與伊斯蘭的興起》(Meccan Trade and the Rise of Islam)指出，伊斯蘭文學對聖城的描述與今天的麥加完全不相匹配。例如早期伊斯蘭文獻描述麥加為「眾城之母」，這稱銜只適用於規模龐大和具影響力的城市，或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城。2002 年，Gibson 訪問了幾位考古學界有權威的約旦和沙特學者，問他們有關麥加的考古記錄。Gibson 原預料他們會堅持捍衛麥加的傳統形象，或稱它為一個古時充滿房子、花園、公共建築、寺廟的圍城。他們卻搖頭說：「那兒根本有沒這樣的東西。」這幾位考古學家不希望自己的姓名被公開，但承認麥加基本不存在於任何公元 900 年或以前的考古記錄。

聖城也被稱為「貿易路線的中心」，傳統記載多次提到商人的駝隊頻頻來往聖城，連穆罕默德的叔叔阿布·塔里(Abu Talib)也是位經常以駝隊出差經商的商人。雖然穆斯林相信麥加是古代貿易路線的中心，現代歷史學家卻給我們一幅截然不同的圖畫。Dr. Patricia Crone 告訴我們：

「麥加本是一塊荒地，荒地不能成為商人自然停站的地方。它至少應該鄰近一片綠洲，但麥加週遭完全沒有這樣的環境。商人的駝隊為何經陡峭的路線繞道到荒蕪貧瘠的麥加，而不在塔伊夫(Ta'if)停站？」

許多穆斯林和一些西方學者都假設當時的駝隊進行不同的香料交易，但根據 Kister 和 Sprenger 的研究，乳香的時代早已完結，而那時的阿拉伯人從事的是皮革和布料貿易；這些商品卻難以建立或維持一個具國際規模的商業帝國。

如果聖城真的是這樣大的城市，那麼奇怪的是，「麥加」的名從沒出現於早期的地圖上。雖然早期的地圖不會顯示每個村莊和市鎮，但必標明重要而聞名的城市，所以一個位於阿拉伯的主要商業貿易中心不可能不出現在地圖上。可是穆罕默德死後 300 年，即公元 900 年前沒有一張地圖有標示麥加。

多年來，Gibson 搜集了許多古代的中東地圖，並致力翻譯和轉錄它們，但他從沒有找到一張地圖有「麥加」。

除此之外，古蘭經和聖訓(hadiths)清楚描繪聖城置於一個山谷中，天房克爾白旁邊有山谷和河流。今天的麥加也許偶然有春季徑流經過，但從沒有河流的蹤跡。

廿多年來，Gibson 訪問曾到麥加朝聖的穆斯林，當中有部份對麥加的地理環境感到困擾。在記載中，聖城是一個被山包圍的城市，山上的人可清楚看到從也門來攻擊天房的軍隊，和帶頭騎著大象的人。可是，今天麥加距離最近的小石丘有半公里，距離最近的山更是超過三公里。當時的目擊者可在三公里以外看見大象嗎？他們能清楚目擊戰爭的場面嗎？

不少到麥加朝聖的信徒表示對賽法山(Safa)和麦尔卧山(Marwah)十分失望，這兩座所謂「山」其實是禁寺建築物內的兩個角落。此外，記載指賽法山和麦尔卧山上在伊斯蘭教開始前均有偶像或神壇，可是今天這兩座「山」上沒有任何偶像、根基、碑刻、牆壁、入口或梯級的遺跡。

根據伊斯蘭文獻，面向聖城的希拉山(Hira)位於麥加較高的地方，可是今天的希拉山和天房有相當的距離，也不是面向麥加。

早期伊斯蘭文獻指聖城可分為高地和低地兩端，並有道路連接兩地。今天麥加坐落在空曠平坦的沙地上，只有矮小的石丘，並沒有高低地可言，這證明了早期伊斯蘭作者所指的聖城不是今天的麥加，而是另有別處。

早期的記載也告訴我們，原來的聖城被長滿了草的山谷包圍。我們很難相信這是大家所認識的麥加，今天麥加周遭地區全是寸草不生的自然沙漠，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該地區曾灌溉系統可維持一個翠綠的山谷？

阿塔巴里(Al Tabari)曾提及'Abdallah (穆罕默德的父親) 探訪其中一名妻子的故事。'Abdallah 在田間工作後與妻子同寢，當時他身上仍沾著泥土，妻子因此拒絕。他於是離開，沐浴洗掉身上的泥土，然後卻到另一名妻子 Aminah 的住處與她同寢，知先穆罕默德因此而誕生。這個故事被記載於 Sīra 中，學者 R. B. Serjeant 在研究 Alfred Guillaume 的 Sīra 譯本時，留意到「泥土」一詞阿拉伯原文專指耕地的壤土，但麥加附近從沒有耕地，他對此感到百思不解。這是古代文獻再次證實聖城並不是麥加的另一例子。

古代文獻也提到聖城有劃分的區域和它的樹林，但麥加在古時只是一塊荒地，考古蹤跡小之有少，並沒有所謂區域，更不用說樹林。其他有關在古聖城有果樹和葡萄生長的記載，更令我們難以想像這個地方就是今天的麥加。

在記載中聖城也曾擁有龐大的軍隊，似乎興起大量男丁組成軍隊是舉手之勞。**Gibson** 描述了聖城如何多次興起數百名士兵，成千上萬的駱駝，其中一次更有一萬人的軍隊攻擊麥地那(Medina)。如聖城可年復一年興起大量戰士和駱駝，那麼它必是個龐大的城市。然而，考古學證據證實麥加在那時代只是一片荒蕪的沙漠，它又怎能有這樣的軍隊呢？

這些證據都迫使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相信，古代文獻對聖城的描述，和麥加真正的歷史之間存重大差異。

在穆斯林傳統觀念中，聖城不單是一個重要城市，更在伊斯蘭教未興起前已是阿拉伯人朝聖路線的中心。伊斯蘭史家阿塔巴里(Al Tabari)於公元 900 年描述當時有兩個主要的朝聖，規模較小的名為「副朝」或「小朝覲」(‘umrah)。他記載穆罕默德的祖父 ‘Abd al-Muttalib 曾進行一次副朝，當時聖城的至聖所擺滿了異教的偶像，包括 Hubal、Isaf 和 Na’ilah。古蘭經稱這些前伊斯蘭時代的朝聖分別為「正朝」(Hajj)和「副朝」(‘umrah)，這兩個名稱至今仍指穆斯林每年在麥加進行的兩個朝聖。今天的麥加卻沒有神壇或寺廟的考古遺跡可供作證據。

由此可見，聖地很可能不是麥加，而是另有別處。**Gibson** 指出所有研究阿拉伯歷史的學者都知道，早期的朝覲必到一個名叫佩特拉(Petra)的納巴泰城市(Nabataean city)，這也是阿拉伯的禁地(haram)，是不許殺生的地方。雖然中東地區有不少聖地，但佩特拉卻是眾多聖地之中特別用作埋葬的聖所。那裡是納巴泰阿拉伯人埋葬祖先的地方，也流行著大家庭與祖先墓穴一頓吃飯的習俗。這儀式是納巴泰族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把這些游牧商人聯繫成社會的重要因素。今天在佩特拉的遊客仍可看到許多家庭聚會的宴廳與墳墓相連接。古代的佩特拉城在整個阿拉伯地區中是一個重要及神聖的地方，亦一直是古代阿拉伯人朝聖必到的聖地。

此外，**Gibson** 提出有關朝拜(Qibla)的問題，朝拜是指信徒祈禱時須面向的方向。這個問題對今天的基督徒來說完全不重要，因為上帝是無處不在的，人可以向任何方向與上帝交談。猶太人也沒有規定的祈禱方向，雖然有些人選擇根據所羅門王獻聖殿給耶和華的記載，朝向耶路撒冷的聖殿禱告。

但穆斯林祈禱必須面向麥加。現代的清真寺不僅一致面向同一方向建造，它們的建築設計也強調同樣的功能。今天每個清真寺都有一個壁龕(mihrab)明確指示麥加的方向。然而，最早期的清真寺並未有入牆的壁龕，因為本身建築物的方向已可讓信徒自動面向聖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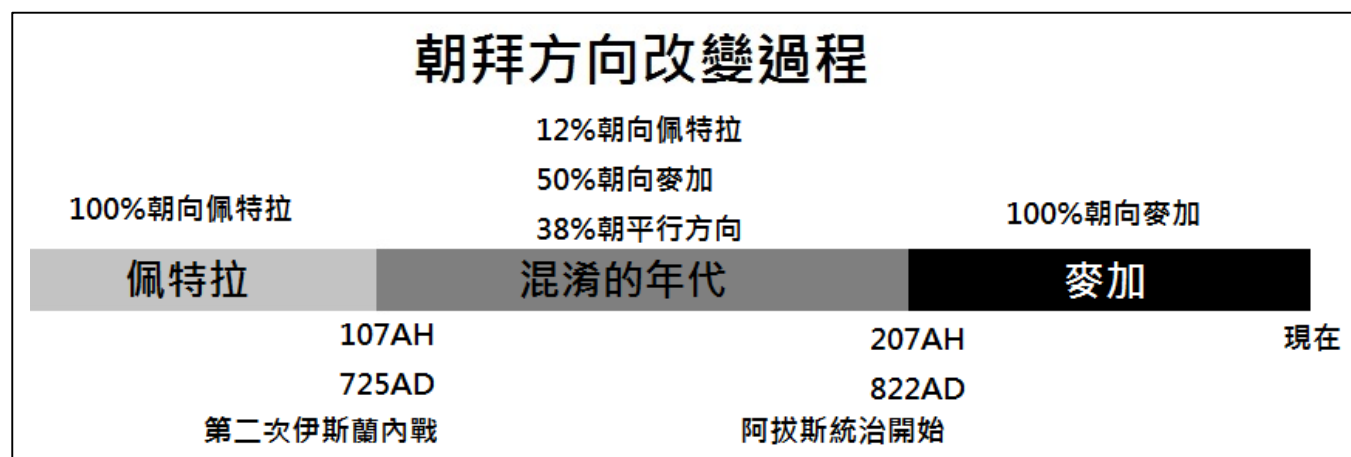
對穆斯林信徒來說，朝拜曾被改變是眾所周知的，古蘭經也有記載這個改變。可惜的是，古蘭經從沒有說明朝拜改變前和後的方向，或提及任何地方名稱，更沒記載這個重大改變何時

發生。

根據阿塔巴里 920 年的記載，穆罕默德曾吩咐信徒面向敘利亞地區祈禱，所有早期的記錄也簡略提到這一點。但穆罕默德去世 300 多年後出現的伊斯蘭文學，開始有提到面向耶路撒冷祈禱的朝拜。可是 Gibson 指出，不論是古蘭經、早期的聖訓或是早期伊斯蘭歷史，均從沒有提及面向耶路撒冷的朝拜。如穆罕默德真的曾向耶路撒冷祈禱，那麼為何早期記錄沒有提及既聞名又重要的耶路撒冷？換言之，穆罕默德一直持續面向敘利亞朝拜，直到後期的伊斯蘭文獻才指穆罕默德於 624 年二月把朝拜改成面向麥加。

考古學的確證實朝拜曾被改變，所有早期的清真寺都不是面向麥加。Gibson 仔細研究這些清真寺，包括它們的建構、朝拜方向，甚至航空照片及人造衛星圖。研究初期，Gibson 考察了許多穆罕默德時代的清真寺，藉此判斷穆罕默德的祈禱方向。結果他有驚人的發現，因為穆罕默德死後整整一個世紀內興建的所有清真寺都仍朝向敘利亞。Gibson 在地圖上劃出這些清真寺的朝向，線的交叉點有助判斷它們真正的朝拜方向。

Gibson 在研究這些清真寺的建造日期時也有重大發現，朝拜的改變並非發生在傳統所指的 624 年二月，而是很後期才發生的。Gibson 所著作的《古蘭經地理》詳述當中每一座清真寺的資料，讀者如有興趣可於 <http://indipress.ca/feature.html> 購買。



第二章

在《古蘭經地理》中，Gibson 根據建築日期排列出他曾研究的早期清真寺，及記錄它們的朝拜方向，他也在書中提供了部份清真寺的衛星圖，並在圖上以線條顯示麥加和佩特拉方向的對比。

其中一個位於沙地阿拉伯的清真寺名為「雙向寺」(Mosque of the Two Qiblas)，相傳是當時的信徒接到更改朝拜的命令，將本來面向北方耶路撒冷的壁龕(米哈拉布 mihrabs)轉一百八十度

面向南方的麥加。因此這個清真寺獨特之處在於它有兩個朝拜。1987年它經歷了一次大裝修，面向北的舊壁龕被移除，只剩下面向麥加的壁龕。但拆卸舊寺的過程讓建築物原來的根基顯露出來，清楚證實它最初的朝拜是面向北面的耶路撒冷或佩特拉。Gibson 相信「雙向寺」就是穆斯林認為穆罕默德曾經向耶路撒冷祈禱的原因。

但「雙向寺」不是唯一有兩個朝拜的清真寺。641年建於埃及開羅的福斯塔特寺(Mosque of Fustat)，雖然今天面向著麥加，但原本的圖則可證實它曾經面向東面的佩特拉。Gibson 在書中還分析了十多個同樣曾面向佩特拉的清真寺的例子。

在《古蘭經地理》最後一部份，Gibson 以三十二頁篇幅概述了伊斯蘭歷史，並交待了朝拜如何在七世紀伊本祖拜爾(Ibn Zubayr) 的叛亂期間由佩特拉轉移至麥加，他也記述了天房被毀和重建等歷史事跡。

Gibson 接著指出，這叛亂的結束正是清真寺採用新壁龕設計的開始。相傳在 644 至 656 年，奧斯曼·伊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在位其間，當時的哈里發下令麥地那的清真寺必須在牆壁掛上標記，指示信徒正確的祈禱方向。Gibson 指這舉動極不尋常，因所有清真寺都根據朝拜而建成，整棟建築物都面向著祈禱的方向，信眾不會有混淆。可是當時的信眾卻需倚靠牆壁上的標記來辨認方向，這證實了新的朝拜剛剛開始。

差不多同一時間，伊本阿凡也下令重建位於麥地那的「先知清真寺」(Mosque of the Prophet)，並增設新壁龕來展示他的祈禱方向。這壁龕後來漸演變成用來辨認朝拜方向的標誌，也廣泛傳遍至其他清真寺，舊的清真寺也開始採用壁龕。換言之，壁龕普及的開始剛好是新朝拜生效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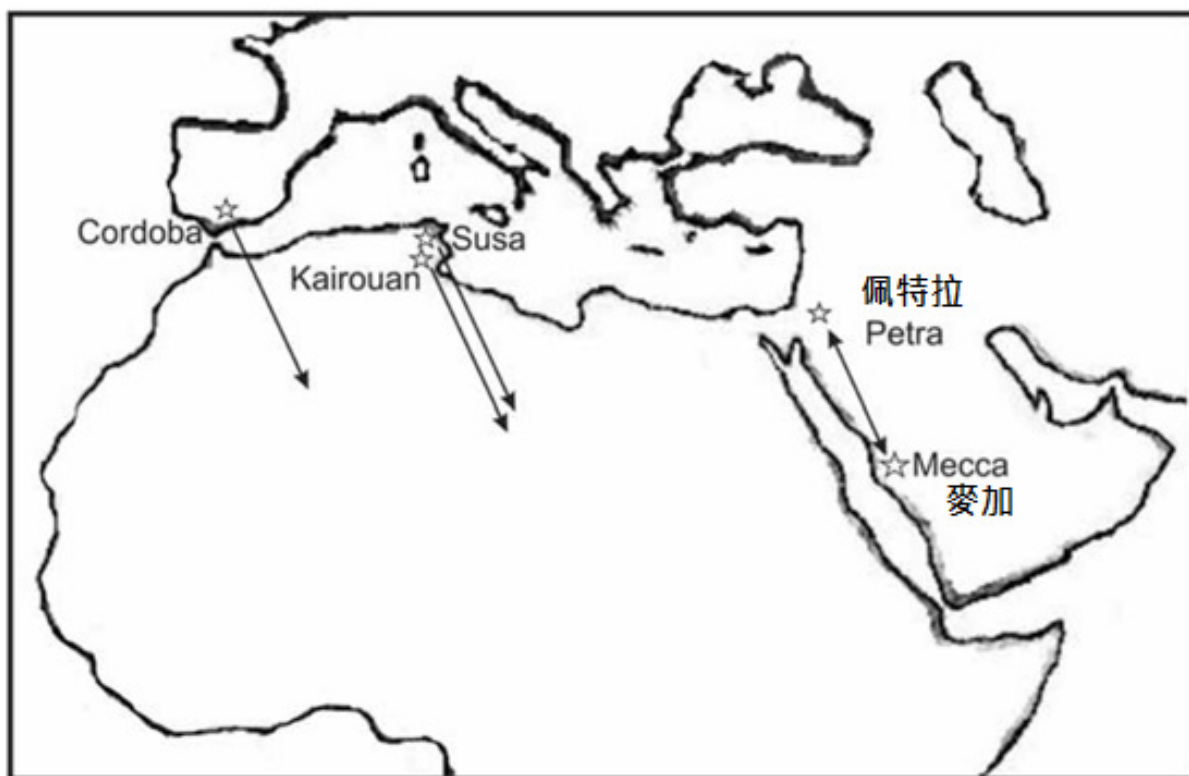
Gibson 指 107AH (公元 725 年)後的一百年間，各地新興建的清真寺開始有不同方向的朝拜，他稱之為「混淆年代」(Time of Confusion)。其中位於 Hayr al-Gharbi 和 Hayr al-Sharqi 宮殿中的清真寺均同時有面向佩特拉和麥加的朝拜。但較後期建於約旦的 Mushatta 清真寺只面向佩特拉。而數年後 754 年興建的 Mosque of al Mansur 則只面向麥加。

另一方面，建於北非和西班牙的清真寺與中東的大有不同。突尼西亞蘇塞(Susa)的 Ribat Fortress 於 770 年建造，它的朝拜既不面向佩特拉，也不面向麥加，而是向著南方。840 年建於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Cordoba)亦以同一角度面向南。Gibson 認為這是因為當時在西班牙的倭马亚(Umayyad)政權與在伊拉克地區新興起的阿拔斯(Abbasid)領袖不和，因而拒絕跟隨他們向麥加祈禱，但由於舊聖城已不再是擺放天房的地方，唯有選擇別的方向。不久後興建的開羅安大清真寺(Kairouan) 以及蘇塞大清真寺(Susa)也隨著面向南建成。

多年來，歷史學家對這些在西班牙和北非的清真寺百思不解，但 Gibson 相信若要解開箇中謎團，必先了解當代中東局勢。113AH(公元 750)後，位於伊拉克地區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s) 打敗了在敘利亞的倭马亚王朝(Umayyads)，並以巴格達為新的伊斯蘭中心。因此，整個伊斯

蘭世界分裂成中東地區的阿拔斯王朝，以及仍然統治西歐和北非地區的倭馬亞王朝。從此以後，所有中東地區的清真寺都面向麥加（當中雖有兩個例外，但這多是因為它們建在更早期的地基上）。

東方的政權將陷入一片內亂和暴動，但西面的倭馬亞王朝正經歷一段學術、文化和建築復興的黃金時代。這段時期正是東西兩個王朝採用不同朝拜的年代。Gibson 也特地強調，西班牙和北非清真寺朝拜向南的方向，剛好與佩特拉面向麥加的方向成一對平行線。



Gibson 分析了早期清真寺都是面向佩特拉的考古學證據後，開始轉移研究對象到古代文獻。除了先指出早期文獻描繪麥加地形有高低地之分，完全不乎合今天的麥加，Gibson 也分析文獻中有關兩個 thaniyas(先知進入聖城時穿過的峽谷)的不同記載，以及有提及城牆的描述。但是今天的麥加沒有任何峽谷或城牆的考古遺跡。相比下，佩特拉不但建於山谷之中，有高山和低地，它的城牆也為保衛整個佩特拉而設，橫跨山谷把古城包圍著。另外，古城的兩個入口都是狹窄的山縫，今天到佩特拉的遊客必經過一條名為 sig 的山縫，第二條 thaniyas 則位於柱廊(colonnaded street)的另一端，可通往 maze of canyons 和 Wadi Araba。

隨後，Gibson 把視線轉移至一本名為 Zumurrud 的古卷。雖然它的原作今天已不存在，但學者可透過其他曾經引用或反駁它的文獻推測它的內容。Zumurrud 聲稱，穆罕默德在晚間從聖城出發到耶路撒冷的旅程並不是什麼「神蹟」，因為兩者距離相近，平常人也可在一夜之間來往兩地。穆斯林學者因著這類爭議而否定整卷 Zumurrud 的可信性。可是，假若聖城真的是佩特拉而不是麥加，那麼 Zumurrud 的指證非常合理，因為從佩特拉到耶路撒冷只有一百公里的路

程，雖然在馬背上可不是舒適的旅程，但一天內來回兩地是絕對可能的。多年來穆斯林學者忽略了佩特拉的存在，當然會把 *Zumurrud* 的指控當作荒唐的言論，因為穆罕默德的旅程早已被穆斯林信眾視為一個神蹟。

Gibson 在研究文獻時，發現差不多所有早期的伊斯蘭文獻都沒有提及佩特拉城。可是從佩特拉古卷(*Petra scrolls*)中，我們得知這城市在六世紀時是一片非常適宜定居的腹地，而且很多記錄都有記載人和軍隊曾經過佩特拉附近的地區，但為何這些記載都沒有「佩特拉」的名字？另一方面，同一時期的非穆斯林文獻卻只有提到佩特拉，但從沒有提到麥加。「麥加」的名字直到 740 年才於 *Continuatio Byzantia Arabica* 首次出現。

假設佩特拉真的是麥加年代前的伊斯蘭聖城，那麼為何後期的人把佩特拉的名字從伊斯蘭文獻中刪除呢？難道是因為他們把文的佩特拉當作為麥加？

除此之外，《古蘭經地理》亦分析天房克爾白的源頭和歷史，指出它在古代已是群眾敬拜的對象，*Maximus of Tyre* 以及《蘇達辭書》(*the Suda Lexicon*)也有提及天房克爾白，後者更指它位於佩特拉，而不是麥加。

Gibson 在書中提供了許多證明佩特拉才是真正的聖城的論證，包括十多個文學上和十七個歷史上的證據，例如佩特拉有巨石陣標劃著聖城中最神聖部份，這是麥加沒有的；記載指麥加的人曾拜奉 *Dushara* 神，但 *Dushara* 根本就是佩特拉的神；文獻也有提及聖城的人有玩一些機遇性質的遊戲，而考古學家確在佩特拉發現不少古代棋盤遊戲。

Gibson 繼而指出佩特拉位於麥地那的北面，而麥加則位於南面。記載清楚指在麥地那戰役期間，來自麥加的 *Quraysh* 軍隊是從北面攻打麥地那的。在壕溝之役(*Battle of the Trench*)中，麥地那戰敗於一條在北面山谷中的戰壕。另外，記載亦指從麥地那攻打聖城的軍隊每一次都是向著北攻擊的，即佩特拉的方向，從不是南面麥加的方向。

早期文獻中有關麥加之役的描述也引起不少尷尬的爭議。記載指麥地那的穆斯林軍隊攻打南約旦的拜占庭軍隊是向著北面攻擊的，他們追打不遂後決定轉移攻打聖城，然後再嘗試攻打拜占庭。後期的穆斯林文學把這件事描繪成一次大軍伐，嘗試說服讀者這軍隊大舉南下至沙地阿拉伯攻打麥加，然後再大舉北上與拜占庭軍隊爭戰。

Gibson 寫到：「麥地那距離約旦的 *Mu'ta* 有 900 公里，另外 *Mu'ta* 距離麥加有 1200 公里，如軍隊返回阿拉伯北部則再加上 1000 公里，總計 3100 公里，橫渡地球最惡劣的地勢，包括崎嶇險峻的山，及荒蕪酷熱的沙漠。」透過地圖，*Gibson* 顯示出這些後期穆斯林文學的錯謬。

接著，*Gibson* 分析幾位與穆罕默德同期的人物，追蹤他們的行徑，並證實了只有佩特拉城才切合他們的行蹤。

Gibson 也分析了一些阿塔巴里(Al Tabari)的著作，當中具爭議性的記載指穆斯林軍隊攻打聖城時，偷偷地潛進一個像迷宮般的峽谷，然後再攻入麥加的圍牆花園。Gibson 在書中透過相片，展示了佩特拉南部的峽谷，及指出當中一條路徑完全合乎記載中的描述。

如先前提到，根據穆斯林傳統信仰，古時的麥加曾為阿拉伯地區商人駝隊的路線中一個主要城市。然而，歷代記錄並不能證明這點。一般人或認為，既然阿拉伯半島南北兩端有不同的王國出現，那麼位於中間的麥加必被記載於歷史中。雖然歷史和考古學家可確認有王國曾出現於阿拉伯半島，但他們無法在任何記載中找到這據稱已存在千年的麥加城！

Gibson 隨後分析穆斯林軍隊的行徑，當中有記載指這在伊拉克的軍隊曾於征伐途中，決定繞道到聖城朝覲。傳統上，穆斯林相信這軍隊共步行了 6000 多公里往返麥加和中東兩地，然而往返佩特拉的路程只有約 3000 公里。由於記載有提供這個行程的日期，Gibson 指出穆斯林軍隊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到麥加朝覲，但假如軍隊只是直接橫越當地的沙漠，那麼佩特拉則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Gibson 再用了數頁的篇幅描繪往返佩特拉的路線，並指出在沙漠中古代水源的位置，說明這行程絕對是可行的。因此，所有的證據清楚告訴我們佩特拉比麥加更合乎伊斯蘭聖城的特徵。Gibson 相信，當佩特拉被視為真正的聖城時，公元八世紀前的伊斯蘭歷史將更合乎邏輯。

第三章

為何一直面向佩特拉的朝拜被後人改為面向麥加呢？《古蘭經地理》解釋這是源於第二次伊斯蘭內戰。公元 683 年，即伊斯蘭創教後 64 年，'Abdallah ibn al-Zubayr 在聖城宣告成為哈里發(caliph)。他的舉動直接挑戰在敘利亞大馬士革的倭馬亞(Umayyad)政權，倭馬亞的哈里發強烈反對，並派兵攻打聖城。敘利亞的軍隊在聖城與 Ibn al-Zubayr 的軍隊爭戰，直至消息指在大馬士革的哈里發已過世，參與戰爭的倭馬亞皇室成員打算返回大馬士革。文獻記載了這些事件的日期，並指這軍隊在四十日內從大馬士革步行到聖城，再沿路返回，我們很難想像這聖城就是麥加。

阿塔巴里告訴我們，Ibn al-Zubayr 拆毀天房克爾白，直至把整個聖壇夷為平地，連它的地基也挖出來。然後，他將黑石放置在一個木製搖籃中。

翌年(65AH)，Ibn al-Zubayr 聲稱發現了真正由亞伯拉罕奠定的基石。Gibson 認為，這發現就是沙特阿拉伯的麥加，Ibn al-Zubayr 或刻意選擇阿拉伯偏遠的地方，與大馬士革的倭馬亞主權拉開距離，並建立一個新的天房克爾白聖壇。在此期間，在大馬士革的倭馬亞王朝正經歷一連串的内亂，哈里發一個接一個地死亡。

記載指在 68 AH 有四個不同的群體去朝聖，他們因著內戰和分化，以四個的不同派系名義朝聖。假若天房的位置確實被更改過，那麼這可以解釋為何那時有不同的朝聖地點。在 69 AH，

大馬士革再次發生暴亂，使群眾的注意力進一步遠離聖城的問題。

Gibson 指，阿塔巴里的著作詳盡記錄了這時期每一年的事跡，但當他記述 70AH 時，只提到 Ibn al-Zubayr 購買了大量馬匹，駱駝和包袱。Gibson 相信 Ibn al-Zubayr 和他的隊伍就在這時候帶著黑石到麥加，安放在那裡建立新的天房克爾白聖壇。

在 71AH 期間，阿拉伯地區陸續出現暴亂，Kufa 城起義，並加入 Ibn al-Zubayr 的行列採用新的朝拜，以表示與他結盟。

73 至 74AH 期間，敘利亞軍隊包圍聖城，用投石機(trebuchet)摧毀它的中心。今天的麥加不但沒有投石機用的圓石頭可作證，更沒有城牆需要敵人出動投石機。可是，考古學家在佩特拉城內找到數以百計投石機用的圓石，埋藏於 Temple of Dushara 前的庭院中。Gibson 指，考古學家可利用鄰近大廟宇(Great Temple)掉下來的瓦片，推測那些石頭和佩特拉圍牆的年份應是 551 年地震後的遺跡，可是 713 年的地震再把該地夷為廢墟。Gibson 笑問：「阿塔巴里記載軍隊用投石機攻打聖城，而有人於同一時期以同一方法攻打佩特拉城，難道是巧合？」

建築史上首次有清真寺面向麥加的記錄大約是 82AH (公元 701)，位於 Amman 的倭馬亞皇宮和清真寺都是面向麥加建成的。奇怪的是，83 至 87AH 期間沒有任何朝聖的記錄，似乎當時有不少有關朝拜方向的爭議，因此沒有人能對朝聖的目的地達成共識，到底信眾應到殘破不堪的佩特拉城朝聖，還是到天房克爾白的新址阿拉伯半島？

就在這時期，各地的清真寺都在牆上掛上標記來辨認新的朝拜方向。Gibson 指這一年就是麥地那的政權下令清真寺必須改建壁龕的時候。89AH 後，新建的清真寺一致採用新的壁龕方向。

除此之外，Gibson 亦分析了中東地區的地震記錄，指出 94AH 年間佩特拉城在一次大地震後被荒廢，因著地震被視為真主阿拉的旨意，麥加就在這時開始正式成為新的朝聖目的地。他也指出在西班牙倭馬亞王朝的新清真寺都採用與佩特拉至麥加方向成平行線的朝拜。終於在 122AH (公元 740 年)，第一次有提及麥加的記載出現於 *Continuatio Byzantia Arabica*。後來 128AH 敘利亞及約旦再發生地震，從此將黑石歸回原地的希望被幻滅了。

132AH，阿拔斯王朝開始以伊拉克為統治中心，當中在 Kufa 城的清真寺早已採用面向麥加的朝拜，因此後期的都跟著仿效，當地的古蘭經也開始有第二章(Sura 2)中記述朝拜改變的章節出現。Gibson 在書中結束前再深入分析不同時代的古蘭經第二章，指出早期的古蘭經沒有這段記載朝拜改變的經文，但既然朝拜的改變在 Hijra 後七十年才發生，那麼這是不足為奇的。

第四章

《古蘭經地理》中有一段很有趣的部份，研究早期穆斯林的導航文化，描述當代的人如何量度距離和方向，以及建築師如何用星體準確辨認朝拜的方向。

隨後 Gibson 也分析了阿拔斯的政權如何嘗試改寫伊斯蘭歷史。他們鼓勵學者搜集過去二百年有關伊斯蘭建教的故事，Gibson 相信這些重組的故事是為了填補文獻中的一些缺口，當中一個例子是一封 Caliph' Umar 寫給剛打敗亞歷山大城的將軍 Amrou 的信件，Amrou 曾問 Caliph' Umar 怎樣處理在埃及成千上萬的書，他回答：

「關於你所提到的書，若它的內容合乎古蘭經，我們根本不需要它，因為有古蘭經已足夠；若它有違背古蘭經，那麼我們更不應保存它，所以你可把它們全部消滅。」

亞歷山大城大圖書館的珍藏因此而被燒毀。另一位穆斯林作家 Ibn al-Qifti 曾記述亞歷山大城的公共浴池以焚書為取暖方法，他寫到：「眾人都知道城中有這麼多公共浴池，但他們都認為分發和燒毀那麼多的書需要六個月的時間。」此外，當時的埃及元老 Eutychius 也記載了當時四千多個浴池曾接收亞歷山大城圖書館的書作燃料。

此外，這位埃及元老和 Amrou 將軍之間的對話記載於 *Patrologia Orientalis* 中。另一個以敘利亞語寫成的古抄本也證實了這段對話，並在 1915 年與註釋一起被刊登在 *Journal Asiatique* 期刊。

其實，焚書的事跡並不源於埃及，而是於 637 年一月在波斯開始。當 Caliph 'Umar 的軍隊攻打薩珊(Sassanid)帝國時，Ctesiphon 城的宮廷和大圖書館都逃不了被焚毀的命運。

另一個焚書的事例發生於不久後穆斯林軍隊入侵印度，當時藏書量達十萬的聞名佛學 Nalanda 大圖書館被燒毀。基督教堂也面臨類似的厄運，Umayyad caliph Yazid II 在 722 至 723 年間頒佈的 *Edict of Yazid* 下令消滅境內所有象徵基督教的事物；今天的約旦有不少考古證據證實有教堂的馬賽克在這段時期曾被移走或隱藏。我們可推測今天的佩特拉城沒有任何碑刻的遺跡是 Yazid 統治期間的所作所為。

總而言之，古蘭經是阿拉伯地區唯一保存至今的古書，可是今天的歷史學者對此也充滿疑問。古蘭經在初時是靠口述傳遞的，雖然阿拉伯人擅長背誦，有能力口述整本古蘭經，但這仍存兩大問題：一、負責口述的人必須有近乎完美的記憶，但一直以來有部份古蘭經章節的內容、理解，和應否被納入古蘭經等問題上都備受爭議。

二、知識從長輩傳遞到下一代往往是艱難的一步。在古蘭經傳遞的過程中，熟讀經文的多是經常出征的戰士，他們的陣亡亦象徵口述經文的消失，在亞瑪瑪戰役 (Battle of Yamama) 中，

四百多個能背誦古蘭經的穆斯林戰士陣亡是其中一個例子。

Caliph 'Uthman 搜集了當時不同零碎的古蘭經抄本，把它們整合成一本古蘭經，再為每個郡派發一本，然後下令焚毀所有餘下的文件，不論是零碎或完整的抄錄。因此在他統治期間，整個阿拉伯地區只有五至六本古蘭經。

此外，通曉歷史的 Quraysh 族人當時多已死去，或已遷移到遠方；換言之，阿拔斯人可在差不多沒有文獻或人阻礙的情況下，自由地改寫伊斯蘭歷史。任何抄本均可成為古蘭經的一部份，但曾擁有這些零碎手稿的人卻只知道自己有的部份，不能分辨其他部份的真偽。因此阿拔斯人可聲稱擁有「完整」的古蘭經版本，他們更可自由加插經文，例如指朝拜在穆罕默德在世時改變的 Sura 2:143-145。

Gibson 在書中也藉著四位阿拔斯時期的人物分析當時的情況。第一位是 Ibn Hisham，他開始了改輯古代文獻的習俗，曾改輯早期的 Sirat Rasul Allah (The Life of Muhammad)，修正一些「慘痛的錯誤」，使它更切合自己年代的政治局勢。

第二位是 Bukhari，他也搜集了許多穆罕默德的語錄，共 300,000 多個，但他最後在自己的著作中只輯錄了 2,602 個，其他都因被他視為不可信而擱置了。與此同時，一些穆斯林學者開始發現伊斯蘭文獻就伊斯蘭教的起源上存有一個很大的缺口，於是收集和審核不同的人對穆罕默德的說法。因此，今天存在的早期伊斯蘭教記錄都是後人蒐集這些說法和傳統(hadiths)編輯而成的。

第三位是阿塔巴里(Al Tabari)——他是一位生於 839 至 923 年的穆斯林歷史學者，根據自己所聽聞的 hadiths 和其他傳統編寫歷史。

最後一位是三世紀後的伊斯蘭地理學家 Yaqut al-Hamawi，他鑽研古代不同地方的位置，但由於他是伊斯蘭建教多個世紀後的人，因此他對古代地方位置的理解都是根據他年代的傳統說法。

從這四位巨代表性的伊斯蘭時代作者（《古蘭經地理》附錄 A 及 B 有更多其他例子），我們可見這些歷史學者都在事隔多年後依照自己年代的「政治正確」立場編寫歷史的。

你或會想：難道沒有人反駁這些編造的歷史？當然有人曾反對，可是阿拔斯人的權力建基於他們與穆罕默德先知的直接關係，而且 Quraysh 族被放逐到遠方，許多在阿拉伯地區反叛的人已被害，再者，在巴格達大部份的伊斯蘭學者都支持古蘭經的「新」版本和以麥加為聖城。那麼誰會反對呢？阿拔斯人不但加強對宗教的研究，更提倡其他學術的發展。在隨後的日子，眾多學者相繼出現，巴格達也成為了當時世界數一數二的學術中心。

在那段時期，麥加附近地區的確有一小撮人仍相信到麥加朝聖是錯誤的，他們起義，佔據了

巴林首都哈吉爾(Hajar)和後來成為他們新 Qarmatian 國首都的 Al-Hasa。這些 Qarmatians 人甚至埋伏朝聖的駝隊和屠殺朝聖者，阻止他們到麥加朝覲。929 年，他們攻陷了麥加城，將朝聖者的屍體扔進滲滲井(Well of Zamzam)，嚴重地褻瀆了它，並且移走了黑石。朝聖的活動停止，伊斯蘭世界一度陷入危機。然而，在 952 年，阿拔斯人同意支付巨額贖回黑石，但它已碎裂成好幾塊。976 年，Qarmatians 人終被阿拔斯人打敗，他們的勢力也漸漸消失。

Gibson 承認，他進行研究時遇上重重挑戰。由於許多早期手稿和文獻曾於不同年代在「政治正確」的理由下被改寫，他須判斷原稿最初的内容和含意。事實上，他深入鑽研這些早期的手稿，嘗試尋找歷代編輯因疏忽而遺漏修改的破綻。如果原來的祈禱朝拜是向著佩特拉，但後來被改為麥加，那麼後人不得不刪除文獻中所有引用佩特拉的部份，改為指麥加。其中一例子是有人曾嘗試在文獻引入耶路撒冷為早期朝拜方向的說法。這個說法多在阿拔斯後期的著作中出現，但從沒有出現於早期文獻中。後來的人連「Al-Aqsa」的稱號也用於耶路撒冷以示它曾是早年的朝拜。因此，今天的學者研究這些文獻時困難重重，須尋找它們被改輯成「政治或宗教正確」之前的原意。

就此 Gibson 著重研究 Bukhari 著作中的一些問題，Bukhari 寫到最早的朝拜是向著一個名為 Sham 的地方，即大馬士革的阿拉伯名，亦是「北」的意思。但隔了好幾句，他又指最早的朝拜是向著耶路撒冷。幾頁後，他明確指出 Sham 就是大馬士革。Gibson 認為，最早的朝拜是向著佩特拉的，當時阿拉伯人稱之為敘利亞，因它位於羅馬帝國的敘利亞省內。這等同於今天加拿大人說「面對多倫多祈禱」，與「面對安大略省祈禱」是類似意思。總括來說，Bukhari 或他人曾把「耶路撒冷」引入本文，卻遺忘修改原來 Sham（大馬士革）的字眼。

最後，Gibson 為他的書作以下總結：

真正的伊斯蘭聖城是位於阿拉伯北面的佩特拉，直到倭馬亞朝代末期才改為南面的麥加。而能反對這說法的最大理據來自古蘭經 Sura 2:142-147，它清楚指這個轉變早在穆罕默德在生之年發生。但讀者可注意，古蘭經從沒說明原本的朝拜是向哪個方向，它只告訴我們新的朝拜面向一座神聖的清真寺。它也承認，是次改變對所有人來說（除了真主引導的人外）都是重大的改變。

假如古蘭經每一句都是阿拉的真言，而天堂存有它完整的複本，那麼它絕不能被更改。世界各國的穆斯林都因著古蘭經而相信朝拜的改變是穆罕默德在世時發生的。穆罕默德死後數百年的伊斯蘭學者告訴我們，原來的朝拜是指向耶路撒冷的，這些學者也堅信穆罕默德得到 Sura 第二章的啟示時正站在麥地那的清真寺，他得到真主的指令後轉身面向南方，而不是北方（敘利亞）。然而，到底朝拜改變前和後的真正方向是什麼，古蘭經除了提到有「神聖的清真寺」外，沒有給我們任何其他線索。

聖訓 Al Muwatta 14:7 寫到：根據 Yahya (從 Malik 及 Yahya ibn Sa'id)，Sa'id ibn Al-Musayyab 說：「真主的使者(願阿拉祝福和賜予平安給他)到達麥地那後向著 Bayt al-Maqdis 禱告十六個月。

然後，巴德爾之戰(Battle of Badr)前的兩個月，朝拜就被改變了。」

但是，所有的考古、歷史和文學證據都證實朝拜改變發生於希吉拉(Hijra)七十年後，而且在隨後的一百年才逐漸被廣泛採納的。研究文獻的過程中，有不少有力的證據顯示後期的人曾嘗試篡改這些神聖的文獻，並編造歷史來支持他們的理論。到底一千二百年前在阿拉伯發生了什麼事？當我們把阿拔斯人文獻中所描述的地理，和考古學、文學以及歷史記錄上的證據比較時，就會發現疑點重重。

這是我唯一所得的結論：伊斯蘭教源於阿拉伯北面的佩特拉城。古蘭經最早的部分正是在那裡形成的，後來信徒才被迫逃亡到麥地那。因此，先知穆罕默德從未去過麥加，首四任哈里發也從未踏足麥加。此外，麥加從不是古代的朝聖目的地，亦不屬於當時的貿易路線。在古代，阿拉伯人的朝聖聖地一向是充滿寺廟的佩特拉城。佩特拉正是考古學家發現有許多古代神像的地方，當中一個中央庭院遺址現存放著 350 個地震後從廢墟中檢獲的神像。穆罕默德銷毀所有偶像，但保留黑石頭的地方就是佩特拉城。黑石頭一直留在佩特拉的天房克爾白，直到後來 Ibn al-Zubayr 的追隨者為了保護它不落在倭馬亞軍隊手上，把它帶到遙遠的村落麥加。今天穆斯林信徒祈禱面向的就是這塊石頭，而不是穆罕默德的聖城和他所吩咐的朝拜。

我找不出其他方法可解釋眼前所見的事實，不論是考古學，歷史或文學上的事實。但這些都是我個人的結論，我願意抱著開放的態度，學習更多，發掘更多阿拉伯歷史的真相。

讀者如欲進一步研究這個議題，可購買《古蘭經地理》，因為它有完整的參考、腳註、照片、圖表、衛星圖像、時間線和書目等。讀者亦可閱讀來自西方及伊斯蘭學者對 Gibson 的回應，內容非常豐富。

Qur'anic Geography



古蘭經地理概覽及研究，附有各類議題和解答。
硬皮，2011 版，作者 Dan Gibson
ISBN: 978-0-973364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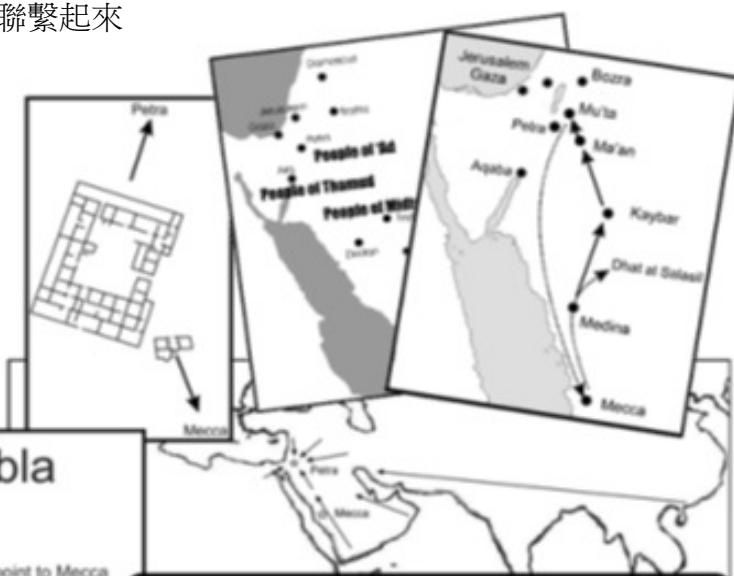
Dan Gibson 相信在中東的悠悠歷史中，阿拉伯人曾四次聯合對鄰國展開侵襲。第一次被古蘭經稱為「People of 'Ad」；在聖經中，他們是來自'Uz 的支派，由以東人為首的聯軍；埃及人稱之為「Hyksos」(牧羊人之王)。Gibson 綜合所有資料研究這三重身份的部族，發現這聯軍在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約旦、也門，甚至阿曼等地區均留下了不少考古線索。這聯軍後來被埃及打敗，四分五裂散落到沙漠裡，演變成不同的支派。

第二次阿拉伯人再度對外展開侵略是在米甸人(Midianites)的領導下，古蘭經和聖經都清楚記載他們如何侵略阿拉伯半島以外的地區，這次他們最終在地中海東岸被擊敗。

隔了好幾個世紀，以實瑪利的各支派，在長子 Nabataean 支派的領導下強大起來，這帝國不再如往般以軍事力量為主導，而是以貿易立國。古蘭經稱他們為「People of Thamud」，意思是「Ud 以後的人」。猶太人稱他們為 Nabataeans，羅馬人簡稱他們為阿拉伯人。公元 106 年，這帝國北部被羅馬帝國吞併，最終慢慢消失在地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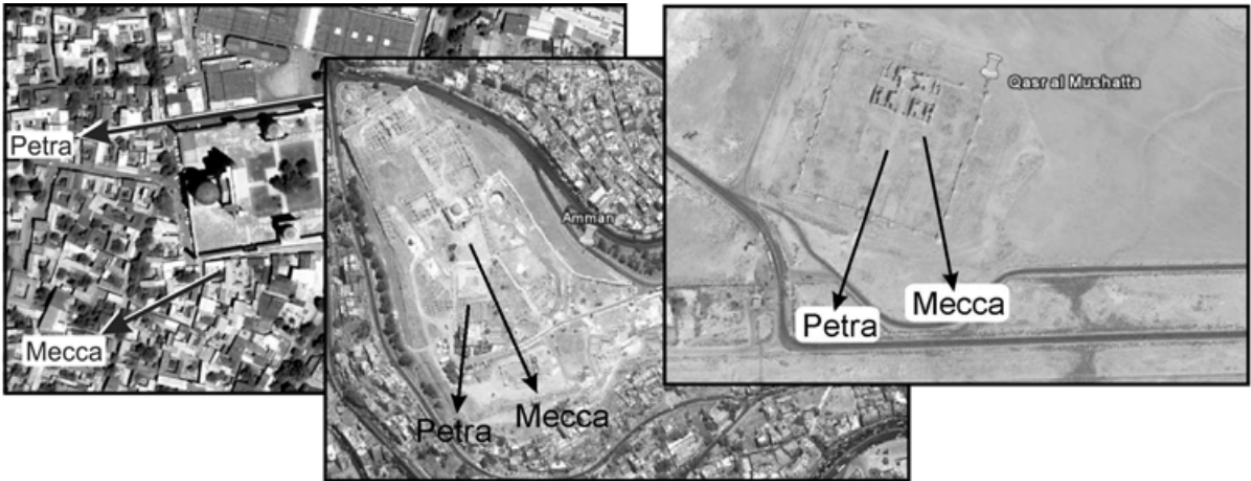
直至公元 600 年，阿拉伯半島在「伊斯蘭」的旗幟下再度在沙漠中興起來，這次他們來勢洶洶，聯繫起來威脅鄰國，軍隊步向東方的中國，西方的西班牙，北面的維也納...

網上訂購：
<http://indipress.ca>



The Changing of the Qibla		
100% point to Petra (of those mosques we could determine)	12 % point to Petra 50 % point to Mecca 38 % point parallel	100 % point to Mecca
Petra	Confusion	Mecca
1 AH - 107 AH 622 AD - 725 AD	107 AH - 207 AH 725 AD - 822 AD	207 AH - Present 822AD - Present
2nd Civil War		Abbasid rule begins

硬皮 圖書館版釘裝
定價: \$40 (美金) 另加運費及手續費



但《古蘭經地理》的內容絕不止於此，它仔細分析了古蘭經中有引用地理的經文，並與歷史記載中的地理位置交叉對照。當 Gibson 研究伊斯蘭聖城麥加時有意想不到的發現，他發現有證據顯示伊斯蘭真正的聖城並不是麥加，而是位於阿拉伯北的佩特拉(Petra)城。他解釋在穆罕默德死後一百年的伊斯蘭內戰中，天房克爾白被毀，黑石頭被移到今天的麥加。Gibson 分析引用了考古學、歷史，及文學上的證據支持他的論點，也處理了許多讀者可能提出的疑問。

本書提供許多參考資料和有助於研究的附錄，包括 32 頁長，顯示公元 550 至 1095 年的伊斯蘭歷史年表，20 頁長列出公元 724 至 1100 年伊斯蘭文獻的註釋書目，還有列出許多早期古蘭經的手抄本，全書共 470 頁，附有索引。

Adam
Noah
Shem

Kahtan
Yemeni Tribes
Ajman Tribes
Harasis Tribes
Jenibia Tribes
Kathir Tribes Tribes (Rashid & Bait Kathir)
Al Murrah Tribes

Aberham
Ishmael
12 sons of Ishmael
Aneza Tribes
Ruwalla Tribes
Feedan Tribes
Sinaa Tribes
Bani Saakhr Tribes
Hani Tribes

Jabal al-Najd
Jabal al-Hijaz
Jabal al-Dura
Jabal al-Dima
Jabal al-Qudayr
Jabal al-Tariq
Jabal al-Anab
Jabal al-Khashabi
Jabal al-Muhallabi
Jabal al-Murrah
Jabal al-Bad
Anafat

Citadel complex
outline of collapse
gate here?
additional structures & tents may have been in this area
stone foundation topped by brush "sewer"
gate here?

<http://indipress.ca>

目錄

五、阿拉伯地區地理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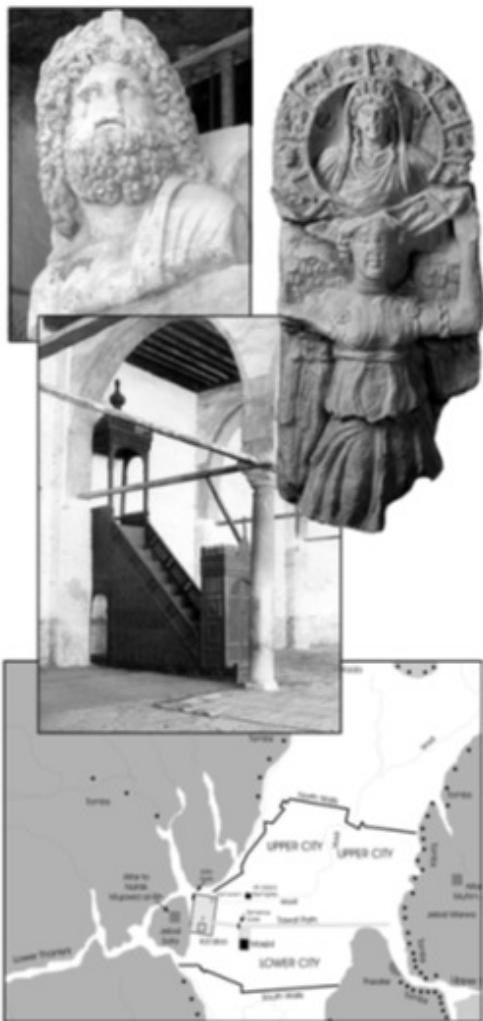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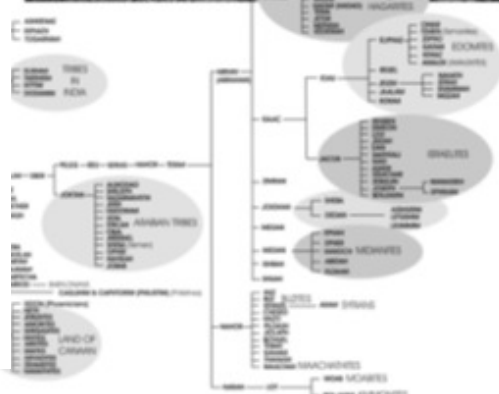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古蘭經中的地理
- 第二章 民族的崛起

六、阿德人(People of 'Ad)

- 第三章 阿德人
- 第四章 聖經中的阿德人
- 第五章 阿德人的王
- 第六章 阿德人與約伯記
- 第七章 阿德人與法老
- 第八章 阿德人、以東和喜克索人(Hyksos)

七、米甸人(People of Midian)

- 第九章 米甸人



一、賽莫德人(People of Thamud)

- 第十章 賽莫德王國
- 第十一章 賽莫德貿易路線
- 第十二章 賽莫德的黃金時期
- 第十三章 賽莫德王國的衰落

二、伊斯蘭前的阿拉伯

- 第十四章 阿拉伯各部落
- 第十五章 麥地那城

三、伊斯蘭聖城

- 第十六章 聖城
- 第十七章 祈禱的朝向
- 第十八章 考古學證據
- 第十九章 文學證據
- 第二十章 歷史證據
- 第二十一章 導航與前伊斯蘭詩歌文體
- 第二十二章 阿拔斯的文士
- 第二十三章 Aqaba 與 Al-Aqsa
- 第二十四章 古蘭經地理

四、附錄

- A 早期伊斯蘭歷史年表
- B 早期伊斯蘭文獻的註釋書目
- C 早期古蘭經
- D 二級文獻註釋書目
- E 索引

www.indipress.ca

硬皮 圖書館版釘裝

定價: \$40 (美金) 另加運費及手續費